

宋詞，中國古代的填詞遊戲

在宋詞裡，有些名字聽起來像愛情小說，比如《虞美人》；有的像天氣預報，比如《雨霖鈴》；有的像戰爭大片，比如《破陣子》……更奇怪的是，同一個名字可以被無數人反覆使用。有人用《定風波》寫懷才不遇，有人用《定風波》寫市井情愛，有人用《定風波》邊淋雨邊勸自己想開一點。如果這是「標題」，那為什麼還能重名？如果這是「主題」，那內容為什麼完全不一樣？事實上，這些都不是標題，是曲子的名字。也就是說，宋詞，本質上是「填歌詞」。

遊戲規則：內容自由發揮，格式不能亂

或許有人會好奇：宋詞為什麼會變成這種「按模板寫」的奇怪文學形式？

其實「關於」詞從哪來」學界吵了很多年，大致有4種說法：

有人覺得是起源於隋唐音樂（主流觀點）；有人說是中晚唐才真正定型；

有人往《詩經》上靠；

還有人認為源頭在六朝樂府。

但不管是哪一種說法，都證明了：詞，最早是「音樂的附屬品」。

不是先有文字，再譜曲，而是先有曲子，再填歌詞。

這就直接決定了詞的「遊戲規則」：第一，字數固定；

第二，講究平仄（即音調起伏）；

第三，句子有長有短（不像唐詩那麼整齊）。

可以自由發揮內容，但格式不能亂。

每種詞牌也有自己的風格和長短：

小令：58個字以內，好比朋友圈文案，短小精悍。代表的詞牌名有《憶江南》《如夢令》等。

中調：59到90個字，相當於一篇微博短文，不長不短剛剛好。代表的詞牌名有《破陣子》《定風波》《釵頭鳳》等。

長調：91個字以上，這就是一篇正經推文了，沒點真功夫真駕馭不住。代表的詞牌名有《滿江紅》《水調歌頭》等。



▲圖1為明代胡聰所繪《春獵圖》；圖2為明代仇英所繪《赤壁圖》；圖3為唐代李昭道繪《明皇幸蜀圖》。

遊戲名稱：歷史吃瓜故事與官方欽定金曲

宋詞共約有七八百個詞牌名。那麼問題來了：《定風波》《虞美人》《賀新郎》這些有的絕美、有的接地氣的名字，到底是誰取的？是一拍腦袋來的嗎？

其實，每個詞牌名都自帶獨特的「情緒基因」。懂行的人，瞄一眼詞牌，就能猜到這首詞的「情感基本盤」——《定風波》是解藥，《虞美人》是絕命書，《雨霖鈴》是分手信。而這些名字的來源，主要分為兩大派系：「歷史吃瓜故事」與「官方欽定金曲」。

第一類：歷史吃瓜故事（自帶劇本）

《虞美人》的劇本來源於霸王別姬。項羽兵敗自刎，虞姬殉情，傳說她的鮮血化作了虞美人花。這背景故事太悲愴，於是文人拿來命名詞牌。所以《虞美人》天生自帶「愛情很美，但結局很慘」的破碎感濾鏡。丟了江山又失美人的李煜看到它簡直DNA狂動，寫出了最頂流的那首絕唱：「春花秋月何時了？往事知多少……」

《雨霖鈴》的劇本來源於馬嵬坡楊貴妃自縊。

相傳安史之亂中，唐玄宗被迫入蜀，棧道雨中聞鈴，悼念楊貴妃，故名《雨霖鈴》。這個詞牌的核心基調就是：分離、悔恨、愛而不得。到了柳永手裡，一句「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凝噎」，直接把離愁別恨的氛圍感拉滿。

《念奴嬌》的劇本來源於唐代頂流歌手「念奴」。

據說念奴的歌聲高、亮、穿透力極強，

堪比「人形擴音器」。當時有詩人寫詩誇她：「飛上九天歌一聲，二十五郎吹管逐。」意思是她一聲高音飆出去，25個伴奏的樂手都只能跟著她的節奏走。名字雖嬌，氣勢卻猛。所以蘇軾用它寫「大江東去」，那是找對了調子——得用高音區的豪邁，才能壓住千古風流人物的氣場。

《沁園春》的劇本來源於不平則鳴的浩然之調。

漢明帝為愛女沁水公主修建園林，命名為「沁園」，後竟遭外戚大將軍竇憲仗勢強佔。文人寫詩吐槽，由此誕生詞牌。底色就是激昂、憤慨、氣勢恢宏。後來毛澤東用它寫「北國風光，千里冰封」，正是藉用了這股不平則鳴的浩然之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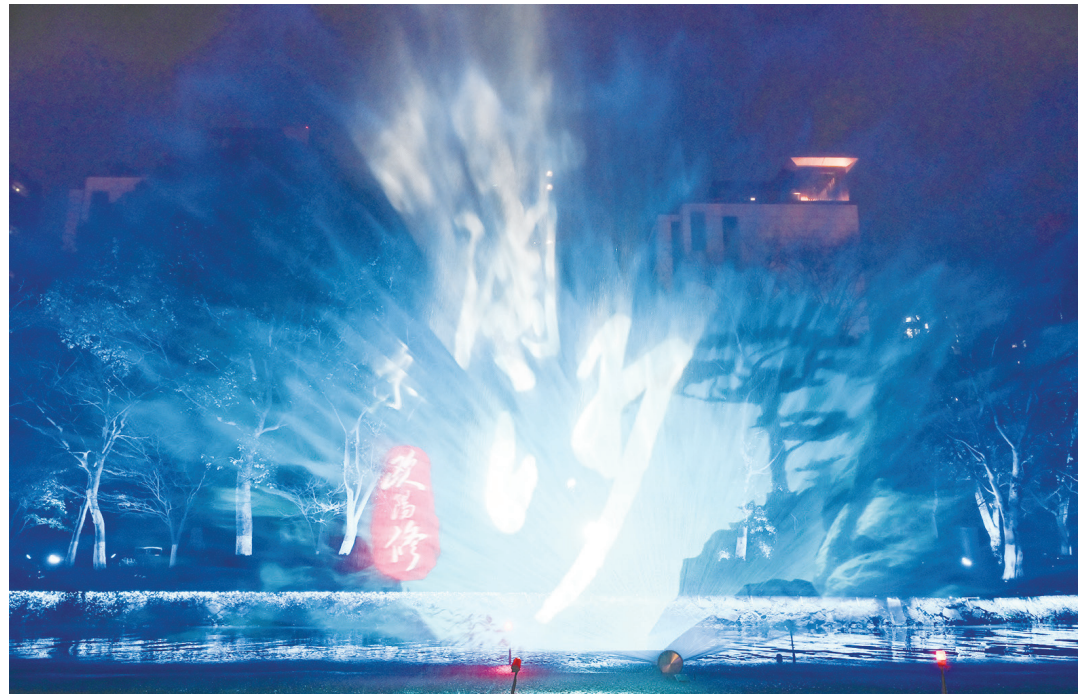
《水調歌頭》的劇本來源於勞動人民的吶喊。

據說隋煬帝修大運河，民夫們一邊幹活一邊喊號子，就有了《水調歌》這首曲子。勞動號子，既能喊出豪情，也能喊出深沉。於是蘇軾用它問出了那個全中國人都知道的名句：「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」

第二類：官方欽定金曲（教坊司出品）

另一類詞牌不靠故事，靠的是大唐最頂級的音樂製作團隊——教坊司。他們是宮廷宴樂的「夢工廠」，創造了無數名曲。

這類名字沒什麼狗血劇情，但極具生活氣息：比如《採桑子》是田園日常，《定風波》是豁達從容，《破陣子》則是硬核戰歌。



▲在浙江杭州拱墅區舉辦的大型宋詞文化主題沉浸式夜遊演出《如夢上塘》中，歐陽修的《浪淘沙》在水幕中展出。

詞曲共生：今聲傳古調，舊曲煥新生

可惜的是，詞能傳下來，但曲很難傳下來。在歷史上，「詞傳而曲亡」的現象屢見不鮮。

《詩經》的歌聲隨禮樂崩塌散佚，宋詞的工尺譜也在歲月中模糊難辨。尤其是明清之後，文人把詞當作純粹的文本欣賞，忽略了它的演唱生命，讓詞最終退出了舞台，坐

進了書房。

拿《水調歌頭》來說，這個名字本是隋煬帝修運河時的舊曲。如今人們聽到歌手鄧麗君、王菲演唱的《但願人長久》，其實是作曲家梁弘志在20世紀80年代的新創作。

唱的是蘇軾的詞，奏的卻是當代的曲，古調雖已不在，但詞魂藉今聲得以重生。



▲在浙江杭州上演的大型民族交響音畫《宋韻·華章》，該作品以音樂之「韻」為媒，挖掘宋畫、宋詞等元素，在藝術舞台進行演繹。



▲在四川博物院舉行的「高山仰止·回望東坡」蘇軾主題展吸參觀者。

中新社

頂級玩家：不被框架定義，成中秋第一IP

詞牌誕生了詞，但真正的好詞，才能讓詞牌名流芳百世。

正如學者所言：「中秋詞自東坡《水調歌頭》一出，余詞俱廢。」

蘇軾之前，中秋詞已有不少佳作（如張孝祥、晁補之等人的作品）；蘇軾之後，文人再寫中秋，幾乎無人敢繞開東坡的氣場。蘇軾也把「水調歌頭」帶成了中秋第一IP。不止水調歌頭，蘇軾堪稱詞牌界的「帶貨一哥」。

他寫《定風波》，一句「吟嘯且徐行」把狼狽走成瀟灑；他寫《念奴嬌》，一句「大江東去」定義了千古豪情。

一般網紅帶貨，熱度一過就無人問津。蘇軾帶的貨，保質期是一千年起。

前文已經說到，每個詞牌名都自帶獨特的「情緒基因」，但頂級玩家從不被定義。

同一個《江城子》，蘇軾自己就開拓出了截然不同的風貌，且都傳唱不衰：

寫豪情：「老夫聊發少年狂，左牽黃，右擎蒼。」

寫悼亡：「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。」

寫清景：「鳳凰山下雨初晴，水風清，晚霞明。」

詞牌名規定了音樂和格律的框架，詞人的天才，賦予了它千年不滅的靈魂。

詞，看上去是文學，背後是一整套「音樂+規則+時代」的複雜系統。

那麼，詞是怎麼從「能唱的小調」一步步變成「文學巔峰」的？

詞的繁榮，從來不只是文學現象，而是整個社會結構變遷的迴響。

有人寫豪放，有人寫失戀，有人叩問宇宙，有人靜聽雨落。

看似天差地別，但他們用的都是同一套古老的手藝——在固定的節奏裡，安放獨屬於自己的心跳。

這，才是宋詞最讓人上頭的地方。

作者／戴茵 趙欣

本版圖文除標注外均自「學堂在線」微信公眾號